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泊菴集卷一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謝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泊菴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泊菴集十六卷明梁潛撰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人授蒼溪訓導歷知四會陽江陽春三縣永樂初召修太祖實録累遷右春坊右贊善會修永樂大典代禮部尚書鄭賜為總裁陞侍讀永樂十五年北征

仁宗監國以釋陳千户事牽連坐死事迹附見明史鄒濟傳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為潛子桒所編考蕭鎡尚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潛以職務違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估書冊賣錢入官循遣人訪求倍價贖還令鋟梓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稿為潛所自編因循而傳于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遭際葢諱言

其賜死耳潛文格清雋而兼有縱橫浩瀚之
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瑗井觀瑣言稱
其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作潛墓
誌稱其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
瞻亦間出莊列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
高處逼晉宋此本有文無詩集末有康熙辛
酉潛裔孫天清續刻家集小引云泊庵公詩
集已痉文家不復存人間則舊本久佚矣乾

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泊菴集序

梁先生之沒既二十五年其子候官令叔蒙刑部員外郎叔車編次遺文為十六卷屬直為之序直與先生居同里且有連少從先生遊而辱教為多其何敢辭先生於泰和為儒家代以文學顯至先生尤俊邁不羣嘗從直之叔祖僉憲公子啟受詩經而其伯舅陳公仲述亦以古文有盛名先生皆獲承教凡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而於左氏傳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每注意焉性命道

德之輿文章著述之妙多其所自得而充之以竒氣發之以逸才沛然莫之能禦遂以文名搢紳間同游雖多獨與少師楊公士竒最相好有麗澤之益永樂初修高廟實録先生徴自縣令與執筆其間據事直書精切詳雅書成授官翰林及修永樂大典又命先生為總裁該貫古今細大畢録時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大行天地清寧民物咸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和氣充溢嘉祥荐臻文學侍從之臣皆形諸歌頌及朝廷有所述作先生與

二三閣老實冠絶一時四方求文字者必求之先生盖先生之文温厚和平而豪壯迭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與風遇則波瀾㪍興魚龍百怪出沒隠見可喜可愕真當代之傑作也仁宗皇帝在東宫監國雅知先生而親任焉嘗賜詩以寵之先生孝友忠信平易正直而言行必由道其在侍近夙夜敬恭竭誠無隠凡所言於仁宗者皆本於仁義他非所及也竊嘗論之天之生賢以文行名世如先生者實關乎世道不偶然

也當國家興運之時清明純厚之氣始復而先生得之以生加以世澤之隆師友之懿篤志力學遂為名儒鋪張摩造之洪休贊詠繼明之偉烈勒之金石傳之後世而其餘力又以足夫天下之人之所欲於乎是豈偶然者哉先生名潛字用之泊菴其號也初舉鄉貢進士為蒼溪訓導以言天下大計擢為令歷四會陽江陽春皆有治聲遂入翰林為修撰陞侍讀兼春坊贊善而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直

故詳而書之以為文集序使讀者有考焉里生王直序

欽定四庫全書

泊菴集卷一

明 梁潛 撰

應制

騶虞詩 有序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凰醴泉甘露應時而産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年秋八月皇帝家弟周王畋于鈞州厥有異獸白

質黒章猊首虎軀其狀孔威不可廹視王俾部曲侯之

其性孔仁遂擾致之以詢之故老葢古所謂騶虞者此

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是九月丁未王

率厥屬表獻闕下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觀不震

不動柔伏自然皇帝若曰厥為嘉瑞予罔敢知惟致自

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於是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

率百官上千萬歳壽既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為

聞自古昔見始今兹臣潛伏覩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

之騶虞咏於詩記於禮列於傳記或以為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為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皇帝紹登大寳率由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禾同穎於郊蠶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抑之而愈臻却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哉臣濳忝職記注茍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厥為不職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

於穆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和沖融發為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於王國惟皇德符王馴致之獻於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帝乃觀焉爰戢其爪爰言究之踐非生草吁嗟騶虞外何其威內何其仁匪岜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虞曷為來哉王拜稽首皇則召之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疵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騶虞皇帝曰吁

凡百在位惟德召和匪物其瑞𢈔臣拜手皇帝萬壽慶
祥畢臻德音是懋

河清詩有序

維永樂二年十有二月十七日河水清自蒲津遡韓城
凡三百里其始也紺碧蒼玄五色融液混混未定越翼
日縈光上冪㝠濛相蕩和氣郁然俯而視之則奔湍歛
息化為清泚淪漪粼粼檝而游者傳相告語遠近駢集
既明年正月有司詣闕下言狀羣臣皆頓首賀皆以謂

河清者太平之應也臣退而考之傳記自古禎祥之臻必由乎人君功德宏普黙符潛召而其徵應之大又莫有過於河者是故般之頌美時周之命必曰允猶翕河時邁之詩言懷柔百神必曰及河喬嶽蓋河之行乎地中為四瀆之尊配乎五嶽河既率職則神無不歆而天地萬物靡有不寧矣故河清為太平之兆非偶然者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紀元洪武之二年龍門磧下河水清由是三十餘年天下晏然清明蓋其應也今皇

上入承大統河之清亦永樂紀元之明年於乎此豈人力所能為哉是皆皇帝陛下功化之大克承克配充滿天地莫及神人故上帝監觀發此禎祥肇基太平以同符高帝而並美匹休古未嘗有也夫有周詩人之於河嶽播之頌歌告之神明其盛大如此今河清之祥昭著倬倬其可不形之歌詠垂示萬世以傳之無窮也哉臣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河流渾渾肇自古昔横亘萬里潢汙霆激觸乎崑崙踔

乎龍門震掉奔騰入乎無垠惟皇聖明百神效靈湯湯蒲津河流載清始視其流混漾弗定若鑛在鎔五彩輝映厥既清矣靜影浮空榮光上燭煜乎溶溶若挹而注若涵而蓄元氣㸃融太和潛漉纖滓弗滯淵乎若澄千峯倒浸湛乎若凝蒲津之堧幾數萬里烏翔而迴魚駭而逝屬時載暘楫而詠之祥飈慶雲瀰滿無涯觀者如堵聞於京師京師髦倪鼓舞孩嬉列章帝庭帝弗矜異曰匪在兹盖惟寅畏於惟河流為地之紀四瀆之宗五

行之始在昔皇祖戡定萬邦惟茲河流駿發其祥我皇
繼統舊章是則河之清矣如軌合轍河之既清萬民以
寧萬方畢來物以阜成顧茲河流念我皇德東漸西被
始自家國皇之弘化功邁三五如彼河流行地東注河
流浩浩孰非皇仁淪肌浹髓品物皆春河流洋洋皇帝
壽考於萬億年為民父母

瑞應詩有序

天命皇帝臨御萬方上下百神克享克祀越今五載嚴

恭靈承盃虔弗懈乃永樂丙戌十一月庚申禋祀昊天上帝於朝天神宮爰及九廟皇帝考妣壬戌上親奠薦瓶仰對越精神濳孚百靈昭格是時天宇澄穆慶雲祥飈蕩摩上下松栢竹樹甘露布冪鸞鶴翔舞既去復還既畢事越二日戊辰醴泉出於神樂觀惟厥地窸邇異香旁暢玉色湛凝神光騰吐下徹厚地醇和醞冽無異甘醴既馳報闕下皇帝御大輅率近臣往觀挹之而愈芬酌之而彌甘汲之而不竭乃取以薦宗廟遂徧賜羣

臣始飲之耳目視聽通泰明爽沾溉所及沉痾如脫又明日復有甘露降於孝陵松柏之上枝條迫迮凝綴浮動芬馨勃鬱物無比擬於是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表稱賀皇帝御奉天殿乃詔曰朕纘承皇考丕緒精享百神嘉瑞迭降匪朕之力惟皇考寶啓佑後人然自古有道之長禎祥之集盖惟戒慎爾羣臣尚勉輔予一人以弘膺茲休羣臣皆拜手稽首上千萬歲壽於乎盛哉臣潛退而稽諸傳記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

及大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醴泉出又曰王者德至在天則甘露降德及淵泉則醴泉出惟皇帝中和一德蟠極天地貫通幽明故六合之内無物不遂無神不格諸福畢臻譬之春陽既泰土脉咸奮百蟄昭蘇理之常也然此之為瑞世所共知者至於我皇運此心之誠施之萬幾庶務使四時迭行七緯順軌山川奠位雨露時降五穀繁殖庶物充牣四夷向風斯為大瑞而億兆羣黎所不識不知者也皇上雖謙抑弗及然美盛德告成

功曠古有不能自已者於是臣潛拜手稽首而獻詩曰於惟聖皇克對於天靈承郊廟弗懈益虔弗懈益虔神具歆止嘉符駢貺爰集多祉神觀巍巍密邇郊祀有冽者泉其甘如醴峩峩皇陵皇考是宮有蒼者松甘露濃濃皎皎晨曦灼之弗晞肪疑玉綴其甘如飴布幕條柯涵潤巖谷孰其降兹惟皇考嘉告有冽者泉澄深淵瀠酌之愈甘挹之弗竭有冽者泉凝寒弗沍虹光上騰下徹后土峩峩神觀巍巍皇宮祥飈慶雲鬱乎沖沖孰醞

孰釀孰疏其源坤后帝神有開厥先乃薦宗廟乃錫廷
臣乃命往視填闉溢城既瞻既駭拜舞忻忻惟帝神聖
靈貺斯甄帝念皇考明禋精格嘉祥之來如響斯荅皇
帝曰俞兹非予力惟爾耆舊靖恭乃職皇帝曰俞罔弛
于度爾尚相予益勤以惧臣拜稽首聖謨洋洋用永兹
休以埀無疆臣拜稽首皇帝萬歲永世無斁萬方來格

正月六日觀靈谷寺塔影奉和御製詩二首

菩提正覺超玄間非空非有開禪關三乘頓悟是非塗

慧力高等崑崙山崑崙萬仞倚天起千派靈源走河水一從釋迦辭王家當時如在化城裏念此羣生溺愛河誰能隻手遏頹波化身千億入東土神光瑞氣昭彌羅靈山遺跡久茫昧復此重來屬昭代端嚴真相妙如如圓通法戒行在在定以生慧慧生空六根淨盡空慧同勝緣妙果悟聞見揮手可入堂奥中遍歴諸刼不能毁緣此無始無本體執想想生見空花刹那之間萬紅紫傍蹊巧趨易揺惑如蠶吐絲自纏縛有目顧見佛日光

高照天下及萬國我皇化被極東西遐邇來貢無或迷
象犀虎豹日交致車渠火齊青玻璃醴泉甘露降巖谷
嘉禾瑞卉何煜煜皇心所眷不在兹德惟馨香自芳馥
頃聞浮屠現毫光大周八極細茫茫又看倒影入虛室
從一空中遍長廊諸相玲瓏僅盈尺陽烏陰兔會晨夕
走視稽顙衆顛仆千影俄散入千隙玉刻芙蓉金作臺
雕甍碧瓦無塵埃鸞輿降幸時往來龍章鳳彩雲間開
六丁守護百神繞虹光騰燭天皎皎由來佛法昌運符

旭日東升塵界曉

誰能解此妙圓覺彈指可以超無學滄江俄頃息暴流水底摩泥光灼爍旋來超至一事無緣生起滅空華如若淪貪著出遂稧焉知自性同交蘆執持真妄不開演渾似風煙相展轉自在那知獸踏沙綢繆甘作蠶成繭尋常安得覓生身四法修行兩便因往來迅速無石壁知慧善巧成陶輪眼中何人最勝子究竟真如微妙理惟恐浮漚忌海觀空見雲騰鳥飛起憶昔鹿苑道初成

大興慈悟悟羣生萬法無言寧可說十方有耳皆聞聲
靈山一去幾經刼多少無明成惑業聖凡由此分兩途
終始應知纏五疊世人何幸見如來祇園春暖曇花開
徹心已入虛空藏揮手直上光明臺如來前身釋迦佛
說法曾住耆闍崛西渉恒河度渺茫東踰葱嶺凌超𡽪
三十二相具莊嚴一念清澄衆善兼五色金光晃千日
九秋玉鑑懸孤蟾每向指提演空法四百歡聞聲颯響
不論燥濕與蠕蠢拔及升沉并鱗甲浮屠倒影光陸離

巍峩樓殿相參差多因攝受妙景出乃奪造化神工為

温温彧彧窓間度絢彩非煙亦非霧畫師縮手不敢圖

墨客操觚豈能賦春風淡蕩春日妍人間一界無諸天

生靈永樂普超濟翼我皇家萬萬年

神龜賦有序

永樂二年十月皇上思惟太祖高皇帝成功盛德將紀

功孝陵以告萬世既得碑求趺未獲獲神龜乃併得

趺焉臣溍百拜稽首而獻賦曰

若有神物兮輪輪囷囷晶晶熒熒弗坯而冶弗孕而形不侈乎六目不矜乎三足背圓方腹肖乎陰陽昂首曳尾若趨復止曾追琢兮是施微瑕疵兮可指是殆所謂龜之神而賦質之特偉者耶想其冲氣陶鎔太和薰蒸虛危晝煜灑沆夜凝走衆怪馳百靈列地位羅天經耀赤日射紫清玄黿茹沫素蟾奪明翔朱鳥兮虩魄隱玄武兮降精泌寒液兮沉瑩絡微辭兮迴縈光離離兮黯以著色黝黝兮蒼以赬含靈和兮暢内蘊炳至文兮昭

奇英巔剕山之璞不可匹而磻溪之璜未足稱也然而罔巒隱約榛莽蔽翳伏而弗彰孰藏之秘萬夫荷鍤孰啓其志弗求而獲奚祥奚瑞蓋幾無感而不通物有奇而非異於穆聖皇厥孝純備聿念皇考作配天地德超乎百王功埀乎萬世文謨武烈奚可弗紀惟陵有碑琢龜是負必珉與珷必完以固千崖矗矗靡中其度崇罔漫漫靡究其所乃勤帝衷乃勞聖慮心忡忡兮潛擬目睠睠兮遐巔結幽思兮渺罔巒疲逸想兮馳煙霧由是

鍾山之陽龍潭之側碧樹迴春紫芝耀日神氣欻忽祥飈蕩潏諒皇心之感孚信帝命之昭格蓋將發真石之幽蹤而先此神龜之是出也是以衆工助喜謳歌洋洋虞衡馳報揮羽飛章辭烟霞升明堂炫金鋪晞晨光觀者如山作愕徊徨稽首拜舞歡慶殊常景星爛其垂耀威鳳雜其來翔薦寢廟歌樂章鼓萬舞聲喤喤文教敷兮洽萬邦盡四海兮畢來王於千萬歲兮壽而昌

平安南頌 有序

安南自漢為交趾九真等郡歷唐末五代始竊據其土宋元因羈縻之我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安南貢最先高皇帝惠顧隆洽涵育浸潤幾四十年既久以安自為禍孽其臣黎季犛擅其政柄樹黨立朋威自己出及高帝升遐遂弒其主陳日焜建國改元揚言陳氏絶祀請命於朝俄陳氏遺胄有脫至京師者黎賊愧懼乞迎返國則又邀殺諸塗緣邊數郡深被其害狙詐日積厭於聽聞皇上不得已乃布告中外永樂丙戌秋七月戊子

朔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總諸將兵八十萬往討之癸卯上送之江滸聖謨宏深告諭周悉又一月師臨其境别將自滇池直擣富良江賊勢大窘聯木為柵緣江四百里為大舟絡置水上我師遣小艓趨出其上流因大風夜焚其舟衆兵繼至大呼奮擊大敗遂平東都進克西都不一月郡邑以次皆降附乃布告皇上所以弔伐之意交民父老流涕感激以陳氏之殲於賊也乞舉國内屬願世世勿為夷狄以外化唐虞皇上遂按漢故

事郡縣其地置官司如内屬郡凡黎賊所以威虐其民者悉除之交民大悅臣謹按大司馬九伐之法黎賊之弑主罔上蔑棄典常罪當殘滅不可以宥然其國逺在萬里又自唐末至今五百餘年矣根蟠蔕固上襲下順恬不自畏茍非皇上神略雄斷洞燭事幾高出百代曷足以建立曠世殊功如此臣濳忝職史官次第其事頓首百拜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統天建極肇此民彝以表四海際天極地無

有小大以生以育惟帝是賴曰廸於彛帝則受之厥惟弗廸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其私念彼交趾作貢南土亦既有年以奠其所惟厥臣姦敢背厥常誑言盈廷以幸冀康天鑒在玆惟帝服訓奉若天命以征弗順皇

皇聖謨百萬其師赳赳虎臣如熊如羆帝臨送之於江之滸鳴笳沸天揮戈如雨皇帝曰吁來爾將臣汝弗究武往弔乃民皇帝曰吁來爾統師參軍副將左右其宜

神機橫海驃騎遊擊旻及鷹揚各率乃職浩浩江流桓

桓我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左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雷趍王師未來虎穴狼區蜃氣晝暝虺沫林枯王師至止有風泠泠飛霜被野天開日晶堂堂之陣道行無留偏將別趍乃斧其喉乃斫其寨飈飛火烈如涉培塿何有嵽嵲富良之江有徒林立一炬宵投羣舸如鴨大江失據連寨齊拔乃蕩其郛乃夷其城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緜載欣載悦有羊在牢有酒盈樽延頸促武拜手轅門交人既來乃

告乃謂曰予天㫥皇乃遐棄皇之宏化如天浩浩曾謂交民而不覆幬飛章帝閼帝憫且吁曰貢交民曷圖厥初爰昔漢唐制內內地宋化失宜投之醜類今五百年天運載旋朕惟機逢敢弗順天乃斷自衷乃擇俊乂立之百司統以㢑吏乃發洪音乃厲㢑士交民困疲汝惠鮮之毋俾交民憂心孔懷於乎噫嘻聖澤洋洋自今其始交民永康交人于于惟帝之謨交人來同惟帝之功伐石泰山告功萬世億萬斯年永蹈成軌

瑞應麒麟贊有序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曰榜葛剌有麟生焉其王知其瑞而不敢自有因望洋東北再拜而言曰茲惟海島蠻夷之邦視在天地之內如九牛一毛其何以致此者斯其為中國聖人宏化盛德之徵乎謹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絶島踰大洋獻之闕下于時聖情悦怡萬姓具瞻龍顱而鳳頸麕身而龜文容與閒暇不驚不悚聲出其脰若合乎鐘律其步趨又中乎規矩信乎其性之至仁而

有以賓服乎百獸者也於乎盛哉考之往諜禮稱四靈麟蓋為之首而龍與鳳次焉詩詠歌文王之化其頌美揄揚托意於麟者自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則麟者誠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囿或在郊藪然皆以聖世而出記曰中國有聖人焉則麟至而又以麟之應為夷狄向化之兆者此特其一端耳然而漢武之世麟見於雍而匈奴渾邪來降宣帝時九真國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其言信然是皆見諸經史可考證不

誕者也洪惟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始於家邦充溢乎八表故薄海内外九夷八蠻之逺無不向風順化蓋自三代以降中國之盛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夫惟陛下盛德充積之極故融而為醴泉渙而為甘露諸福之祥無不畢至其積盛不已則又為麟之祥産於數萬里外而後致之闕下豈非上天以是昭彰陛下漸磨萬國柔逺能邇之化哉蓋自周成康至於今幾二千年麟之見纔一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其時以快覩乎曠世希

有之瑞其為欣幸可勝道哉謹頓首百拜而述贊曰

於皇聖德兮如日方升被九有兮超八紘旁暢達兮感至靈極西溟兮麟降禎嗟麟之降兮孔神以明五行粹淑兮匪孕而生四靈合體兮匪育而形其性振振兮含和包貞渉萬里兮登明廷嗟麟之來兮惟聖之徵龍顱兮俅俅鳳頷兮矯脩九門闢兮卿雲浮參紫鸞兮陪玉蚪胄聖文兮揚佳休千秋萬歲兮麟孰與儔麟孰與儔兮聖澤汪汪龍遊宫沼兮鳳鳴朝陽酌丹穴之泉以為

醴揉玉山之禾以為糧擴至仁為囿兮禮以為防嗟維爾麟兮永與翺翔後天不老兮聖壽彌昌

瑞應賦 并序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癸丑皇上營建北京宮殿瑞光頻見輝映殿柱之間金水河太液池冰凝結衆像千態萬狀奇巧精妙不可殫舉丙辰之日復有卿雲五色中見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瑞光中燦五色天花已而騰輝上升西度宮苑映照皇上所御殿庭浮彩氤氳終日

不收其時密雲來獻瑞冰如水晶含玉者凡七與金水河所結無以異者工師執事之人萬衆共覩莫不歡忻踴躍既而皇上命以示南京小大臣民瞻望咨嗟都城人士駢肩累迹交相稱慶蓋前此未嘗有也於乎方宫殿經營之始而上瑞疊臻此天意所在豈無所自而然哉洪惟皇上功德盛大無與倫比至誠之道上契於天聖謨之發動與天合由是三光全寒暑時四夷賓服五穀咸登然後修禮樂明教化舉先王之道重彛倫之典

隆百神之祀惠施鰥寡之民使海隅邊徼日所出入之
地皆相安於無事熙然泰和充乎六合之間凡醴泉甘
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之瑞靡不畢至至於此而天地
之祥交應於上下蓋所謂以和召和者皇上盛大之德
誠有以來上天之降鑒而非偶然之故也於乎盛哉臣
覩茲盛美不勝欣踴之至謹百拜稽首而獻賦曰
欽惟聖皇御極兮乾清坤寧聿追豐鎬兮肇建兩京明
堂洞開兮玉墀彤庭煥黃居之巍巍兮凌紫府之冥冥

惟天篤眷兮屢錫嘉徵卿雲興兮郁郁紛紛變化輪囷兮燦五色以成文祥光燁煜兮洞徹乎金門輝騰黼扆兮儼奉獻於至尊惟體元以居正兮實歷數之方啟太液兮淵冲金水兮沆溶氷凝結而疊起玉稜層以玲瓏外成如意珪瓚中含瓔珞寶網奇奇怪怪殆有不假手於良工蓋造化之自然所以符泰運之興隆神𦂳聖壤兮所畜者久英猷睿斷兮所謀者深信天作地藏之有待恢經營布制於聖心規模宏遠兮過周成之作洛歷

數綿延兮邁商湯之景亳於以奠安中原於以威鎮幽
朔煥乎大明麗天率土一照而不遺於丘壑也欽惟聖
皇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聰明文武統一聖真纘太祖鼎
新之業繼文王日昃之勤無一事不遵成憲無一念不
在生民曠六合以無外令四海以皆春際天極地悉主
悉臣興禮樂於中朝考制度以時巡熙治化兮三代迓
風俗兮再淳天命兮諄諄聖子兮神孫萬萬年泰山不
拔之基萬萬年洪河久長之業衣裳垂乎紫宸之殿功

德鏤於白玉之牒巍巍隆隆天子之功頌曰惟聖作都詢謀同兮惟天降祥符宸衷兮聿配豐鎬兆熈雍兮居正體元日方中兮創業垂統益穹隆兮四方萬國長朝宗兮

西域獻獅子賦有序

永樂十三年秋九月西域以獅子來獻雄姿詭狀傑然殊常覩盼之間百獸悚伏前此未之見也於乎遠物之來實由皇上德化廣被之所致非偶然者臣濳覩兹盛

美謹百拜稽首而獻賦曰
遐哉曠乎極金天之西陲厥有獸兮曰狻猊蒙蒙茸茸
勃其髯彨凛凛栗栗赫乎有威睒紺目兮星垂妥繡尾
兮霞披攬蓐收之精英褫太白之神奇稜稜乎猛氣獵
獵乎雄姿聲殷雷兮舍咿咿齒利劍兮切差差憤冲膺
兮欲洩怒拂胆兮莫支於是挨文豹擘玄犀攫象兕劉
熊羆養由欽技而遠逝中黄扼腕而莫窺爾乃道西極
騰瑶池踰葱嶺涉月氐東望扶桑獻之京畿於時九門

既開明堂孔昜金昊載肅商颷儆颸遊於彤墀煒乎煌煌厥有老者椎髻而毳裳再拜稽首擎拳以奉將颴沓進退率舞而低昂曰皇至仁兮柔遠偉玆獸兮馴良見者駭乎其未覩聞者想像而彷徨乃知遠物之來格實由聖德之遐彰簫韶兮鏘鏘鼓鐘兮央央陪麟趾兮下上儷騶虞兮翺翔協皇武兮符治康奠中土兮清四疆皇風暢兮皇道昌聖壽萬億兮與天而俱長

瑞應麒麟篇有序

永樂十二年秋九月榜葛剌國遣使獻麒麟於朝明年秋九月麻林國復以麟來獻其狀皆與詩書傳記所稱無以異者臣惟麟仁獸也中國有聖人焉而後至今二國皆西海萬里之外距一歲而麟兩至焉是皇上盛德廣覆漸被所至非偶然者臣濳覩玆上瑞不敢以嘿輙形之詠歌為麒麟篇一首百拜上獻辭曰

皇化敷萬國賓麟之降徵皇仁若木之西桂海濵玄楞昱然降其神欻忽下為麒與麟龍其首麕其身負以龜

文燦彬彬行中規矩聲合韶鈞生草不折何振振瑞物之生本同氣要當西美貢紫宸神光皎皎射太白散作矞雲成五色淋漓上與太微直駕樓船辭下國祥飈興驚波息十洲三島相縹緲玄鼇紫虬俱辟易飄然遐舉上神京神京大道如砥平峩峩雙鳳闕巍巍淩紫清璚樓玉殿丹霞生麟之來皇化成兩兩翱翔繞丹陛遊聖歸昌相和而應聲有如雌雄兩神劍萬里之遠還合并麟之來符佳禎簫韶九奏鳳凰和鳴獅子貢西極騶虞

遊郊坰南畝之禾九穗而一莖皇之沛澤有如此萬國涵濡皆滋榮麟之來景運昌伏靈囿偉煌煌舞堯階繹蹡蹡餐以玄圃之芝房飲以瑶池之霞漿千秋萬歲承寵光

泊菴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泊菴集卷二

明 梁潛 撰

高帝呂后論

或者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弛愛夫託交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餘乃疎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年矣呂之為

人獨不知之耶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知呂后之心矣夫畜老人猶憚殺曾謂國家之勲臣取而族滅之無遺噍類若置中兎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蒯徹教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耶韓彭雖夷滅而昔日感遇之際士為知已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

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綰舊日里閈恩猶不減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其所厚哉呂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嗜則喋血摇尾以恣饕苟無所得則伈虜拏蠧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尋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為劉

氏憂亦且為平勃憂也高帝目纔瞑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慼即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而又立焉忍人哉后也一至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忍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焉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亡以妲己周之亡以褒姒高帝

曷不懲此耶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吁何益哉

論平陽公主

唐武德六年平陽昭公主卒詔加鼓吹班劍武賁甲卒以葬大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遂用之梁子曰世固有非常婦人哉方唐主起晉陽入關中公主將精兵會世

民於渭北與其夫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氣槩能事
隱若一奇男子豈不非常婦人然竊意非常之事不可
有也尚有之非美事也禮男子生授之以干戈俎豆故
有事於天地四方者男子之常事也女子之生習之以
尾示之以裼毕之於地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者女子之常事也妖狐晝遊人必駭視鬼魅夜嘯衆則
瞿然曾謂婦人而誇能事於軍旅宇宙間事亦良可怪
也哉髙祖乃猶欲移國家有常之典以賞此非常之怪

是高祖好怪矣晉陽之役獨少此一女子兵耶夫人主
舉措雖微其流必至故禮怒蟆而勇士成市駿骨而良
馬得易曰履霜堅氷至言漸不可長也未幾而武后出
性明敏通書史易唐祚自為皇帝斬伐號令天下者二
十餘年於是乎謂之真非常婦人者焉而向之跨鞍對
陣者又不足道也自是終唐之世非常婦人居多焉詩
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吾觀高祖經營之初亦異哉

劉仁軌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其巽言之耶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

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猫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竊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巽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賢為鏡書云人無於水鑑當于人鑑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沉湎冒色忠言不用小

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鏡照曰好頭頸不知為何人持去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常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人為鏡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鏡不以銅為鏡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為鏡勿昏以欲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

願陛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

明本二十條 有序

治天下有道在明其本而已本既立則治道立矣深山百圍之木蔽丘壑而排風雲終古不拔者其本固也故善培其本則枝葉可久茂天下大器也天下之安在審其本而已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猶國之元氣也人之一身元氣充滿則百病不作故善治國者保其民

善治身者保其元氣古今帝王之保民治之教之而已仁義中正民心之天理也禮樂開導國家之教化也政刑防範國家之治具也治之與教莫非因其本然之天爲教之以道防其心之未然也治之以法懲其形於已然也懲之不可以太密防之不可以太疎防之疎則縱縱則流而溺懲之密則玩玩則惕而欺溺則教不立矣欺則治不純矣無善教無善治則民心之天理日喪而本不立矣本不立而欲天下之安且固可得乎孟子曰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愚故以正心格物至誠一内外厚倫理爲家本以躬禮讓立廉恥重學校務實學惜賢才爲教本以任賢辨邪親親愛民敬天立紀綱定命令均貧富省刑法尚果斷爲治本嗚呼明德所以新民也修道所以立教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則教與治非二道家與國非兩途堯舜三代之治如此而已方今聖天子在位至公至明保民之心尤切切焉立法之

意視前代為詳立教之盛視前代為優夫善政則民畏善教則民愛苟在廷之大臣天下之方伯守令體皇上之心兼盡乎政教之責與其使民畏不若使民愛與其使民不敢欺不若使民不忍欺以培植乎天下之命脈元氣則根本永固社稷永安生民無窮之福也區區之愚見如此敢論述於後以俟知者擇云

家本五

正心一

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善乎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源臣民之準的也故不難於治天下而難於治心焉此心一正萬事可理此心一荒百度皆弛可不慎歟彼正人之事君也存其正心以行其正志君心若正則上下一心自然如雲龍風虎氣同道合諫行言聽而治化隆矣臯夔稷契伊傅周名之於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故唐虞三代之盛後世莫及焉彼邪人求售於其君也藴不正之心惟欲逞

其志以圖己之富貴故逆探君心密窺其隙先意而迎秉機而投私恵小節幸而一傚中則大奸巨蠧漸以肆焉人君未之覺信而任之則正人日疎小人日進黨引類附蠅營狗苟此倡彼和牢不可破則治道隳矣政柄一落鮮可復收如漢元帝之於恭顯唐玄宗之於李林甫宋神宗之於王安石卒誤國家卒禍生民卒遺譏萬世也治亂之原實根於此可不戒哉是故人主之心當惺惺自持時加檢察真誠不容一毫之偽至公不使一

物之私持守不至俄頃之間當極仁恕以自居極坦夷以接物極廣大以容衆一念弗正痛克猛省勿謂其隱而縱之滋根蟠蔕結則不可拔矣勿謂其微而怠於防潰隄決渠則不可遏矣故自微而撿之易爲力既放而收之難爲功也昔宋太祖嘗獨坐令洞開寢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朱子曰太祖不用言語文字而胸中自有眞太極一部故人君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可燭萬幾

格物二

人主之格物不可無學問之功所以考往昔之是非為今日之龜鑑視前代之得失作後世之楷模也唐宦者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慎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廢則吾黨疏斥矣奸人之用心專欲愚其君則為人主者安可以不讀書窮理哉然當慎擇夫邪正之道而留心焉苟留心於道德性命之原則知日增見益廣德日修而治道隆矣苟留心於異端他技之末則用之

於政無益於治道爲之於身徒弊乎精神傳之於後世
不足爲功業而治本乖矣昔程子在經筵嘗曰君德成
否責經筵時政得失責宰相夫時政之於君德猶水之
源木之本也欲其流之清莫若先澄其源欲其末之端
莫若先正其本時政之得固係乎賢相而賢相之言則
在君聽之也賢相之計則在君用之也人君識見既廣
則壅蔽自無知賢既深則用賢自篤小人之曲見私謀
安得而進之傅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成王之

訪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吁學非一日可畢而德性非一日可定擇正人遵正道自始至終由緝而熙可也郭泰見茆容而勸之以讀書范仲淹聞狄青而遺之以左傳愛其人尤欲其學况事君以忠者又可不導其君以學哉

至誠三

一心真實萬化之原念慮雖微鬼神森羅天地昭格故為臣者有此心以事君則必志慮忠純出辭吐氣自然

懇惻深至足以感動君心而千蹊萬徑深防曲慮皆不足用矣為君者有此心以待人接物則自然坦易平直疑忌間隔自然不生而凡深憂過計亦無所用矣故至誠之道大而天變之可回小而豚魚之可信微而僕臣妾御之委其心下而匹夫匹婦之得其情以之而事宗廟則精神自相流通以之而臨朝廷則念慮無有隱伏以之而禦詭詐則詭詐之情將自窮以之而待智術則智術之技無所發故中庸曰誠能動物先儒又曰誠無

為幾萬物夫萬物莫不自有實理以吾實心而行之則萬物可動也故實理之所在不待於有為有所作為則非至誠矣昔人有言於唐太宗曰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願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方以至誠治天下不為也夫詐行於己將何以動物徒勞其心而不得其理也然太宗欲屬大事於李勣而左遷之則猶有不誠者焉而李勣聞命即行則亦有以窺太宗之心矣故君臣之間洞燭以肺腑相照以肝膽相激以恩

義則中材之人皆可使為君子之行苟貌定而心不然外諸而中不許上之心非真實則下之心懷猜疑如此雖曰仁義道德之士莫不愛其君亦將無由安其身無自效其忠矣故作天下之士氣尤在於至誠

一內外四

善乎諸葛孔明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使內外異法也夫國之本在家豈可自為偏私使內外異法哉一念之偏苟積而萬物之理莫正一

竇之涓滴不塞則將為洪波寸薪之餘燼不撲則可以燎原易曰履霜堅氷至言隂柔之長有其漸不可不慎也六經所稱述漢唐宋之興廢可以鑑已故嘗論夫君道配天后德配地天無不覆不私于一物也地無不載不偏於一物也君以治外后以治內法乎天地順乎隂陽也天尊而地卑陽動而隂静静則無所為卑則無敢抗故君無所不為后則聽順於君焉君不敢以自私一聽之大公至正之法焉僕臣侍御雖甚愛之婦寺宦妾

雖甚憐之一有弗正不得以私恩而蔽之何則法不可偏而公不可掩也然則居疑丞輔弼之任者豈可曰君之家事臣不敢干於外哉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所作茍或未當為子者當曲盡其誠起敬起孝思所以平格婦寺宦妾茍不守其分以干於正以犯乎禮尤當及時匡正無使至於縱恣不可救也如一家之中婢妾女子行其非間得罪於父竊柄於母為之子者尤當再三白父直逐去而後可毋使失節於宗族起怨於親戚遂使豪

奴悍僕盜鎖鑰啓扃鐍竊契劵以招外侮以為亡家之本也又如人之一身寒暑傷於外者藥之必易癰疽結於肺腑者療之必難若又無良醫不峻其戒約聽其耽嗜於酒色慘酷於滋味而後砭其肌膚灸其肢體徒盡其心而無救於敗何益哉

厚倫理五

五常之道本乎天理具於人心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也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職此也故人心不可一

日而無此理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六經所載莫非此道周之衰其道乖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亂臣賊子懼而天下一治焉是則治亂之原在此矣故古之有天下者未嘗不以厚倫理為先焉堯命舜以慎徽五典舜命契以敬敷五教禹之佐舜也汲汲焉以三事為務而三事則以正德為首成湯建中以表正萬邦中即此理也武王建極以惇典庸禮極亦此理也德莫高於堯舜功莫大於湯武而所以治天下者舉不外於此蓋以為天

以是理賦於民使民不失此理則君之任也故曰天地萬物父母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民不得縱欲以敗是理徒有君焉耳一日無君則戕賊奸宄並作民無以安其生縱而不治則夷狄而已矣禽獸而已矣故並立乎天地之間者君與此理也嗚呼天理之在民心亘古至今不可滅也斯民也即三代之民也富而教之豈非民之所以賴乎上哉作而興之䠶以導之漸摩之以歲月防範之以教化維持之以廉恥夫夫婦婦父父

于子近而兄弟之親旁而故舊大臣遠而四海萬邦皆有待於人君之推恩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自三代以至於今其興廢靡不由兹者也慎之慎之

教本五

躬禮讓一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讓者理之實也言以禮之實為國則何難之有於乎干戈鈇鉞可以取天下

而不足以治天下慶賞黜罰可以治天下而不可以定民志尊卑貴賤可以定民志而不足以善民心欲善夫民之心者惟在於躬行禮讓焉譬大河之水決之為渠疏之為溝散之為澮潴之為澤蓄之為陂塘皆足以為利苟壅而不導則懷山阜圮城郭汙稼穡漂室廬奔激衝射泛濫汨没無不為害矣故水可導而不可遏民性亦猶是也善導之者因其有恭敬辭讓之心使之曲折周旋於事親敬長之節升降拜起於籩豆罍爵之間乖

爭凌犯之風不作而和順從容忽不自知其造就之渾化也不善導之者使之積而為怒目疾視之勇挺而為奮袂攘臂之習放而為醉裸忘形之非或委而為頽墮或靡而為燕安或卑而為佞諛或蕩而無所羞愧或忍而至於殘刻皆率先之不謹也天下之人豈有不善之性哉在乎上之人導之何如耳誠能躬禮讓於上薰蒸陶鎔俟其自化漸摩涵養俟其自成積之以久俟其透徹周遍身與之相安事與之為一淪肌浹髓而禮樂興

矣宋胡氏有言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吁世有古今理無古今心無古今教化之實行三代之治決可復

立廉恥二

善乎管子之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嗟夫廉恥乃國家之所以防民欲也禮義不興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國家之大患彼貪墨謟諛頑嚚鄙鈍者雖堯舜之世豈能必其無一人哉惟堯舜之世教

化行故禮義明禮義明故廉恥立彼貪墨謟諛頑嚚鄙鈍者雖有之不能惑衆不能亂俗不能妨賢不能病國也內而三公暨百執事外而牧伯庶尹莫非忠正盛德之賢清修偉節之士故在下者雖有無恥之資恒不得施其無恥之技三代之盛皆用此道秦之亡在乎廉恥之不立也夫民之所以尊君親上而效死於節義者徒有詩書之道以立君子之行以明小人之志焉耳烏有詩書可焚而君子可坑乎哉詩書之道廢則君子小人無

以辨矣故秦之亡極其速漢之興至文帝躬行長者開遊學之端公卿大夫風流篤好恥言人過而漢之治庶幾成康之盛殆成帝之後王氏竊柄上下之間佞諛成風然終不足以亡漢者以文帝躬行之德未泯也光武一呼四方忠節之士爭起而輔之而激濁揚清之道光武有焉明章之世尤知尊禮師傅故炎祚雖微士氣益厲迨多士云亡漢社遂屋由是論之有道之時正人揚於朝而無恥者格其心顛覆之世小人肆其威而君子

屯其澤臧肆於小人者法必亂澤屯於君子者國必亡

董子曰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異路賢不肖異處矣夫用君子可也而小人亦用焉退小人可也而君子亦退焉如是則賢不肖混淆民固未知君子之決可為而小人之決不可為矣民無定向俗何由美夫三公六卿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固不可輕進而亦不可輕棄惟賢則立之於位既獲罪則退之以禮所以重朝廷而習見衆庶此賈誼所以言之於文帝也然則

為今之急務莫若待君子以有禮置小人於無用不妄尊賢不濫罰惡則為善者有所恃而不懼於非辜為惡者有所懲而不得為僥倖則人人改行幸德知所羞愧矣

重學校三

不素養士而欲得賢譬猶不耕而待穫不琢而求文不可得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養民莫先於養賢養賢莫大乎教化教化與賢士同一消長賢士與治道

同一脩伏教道明則賢士衆賢士衆則治道得故有意於治道者必重夫學校焉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之憂民未始不有以教之者三代治道之隆係乎人材之盛人材之盛係乎教化之本原素立也漢帝之興東征西伐戈未及投而過魯一祀有耿其光唐太宗削平僭偽大召名儒累幸太學是二君者皆曠世之英主也方其偃武之餘不暇他及而切切然知尊聖人重禮教

者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治有待於賢士故浚其源以永其流溉其根以俟其實也向使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得三代之真儒如孟軻氏者居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之禄上則人君師之而不臣下則公卿大夫躬率先以受教以周孔之道而易黄老之言以修齊之術而去詞章之陋以誠意正心之要而黜其好大喜功之心則唐虞之治又何以過之哉雖然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若夫番科第之

多寡以驗教導之能否視文詞之優劣以定祿位之高下則於性命道德之原必不講矣以華藻為高致以質實為庸愚以力行為虛文以才幹為先務則明德新民之功必不究矣故所重者在此則所輕者在彼矣所務者在此則所趨者不在彼矣此三代之教所以異乎此方今朝廷教養之意超軼前代為之學者固當知所以為學矣選天下之真儒以師表太學擇太學之賢士以分教四方德行文藝本末兼舉務收遠效不求近功此

今日之急務

務實學四

朝廷欲得真實之才當先去夫華藻之學天下之大豈無實行之士哉在乎上之人教之養之取之何如耳教之必實養之必素取之不苟則真實之材得焉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之以六德次之以六行參之以六藝莫非詳於行實切於日用者其教之可謂實矣自家塾而黨庠而遂術而國學禮樂詩書絃

誦舞咏開導之也周防範之也至動盪鼓舞之也有節其養之可謂素矣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自選士之秀而升曰俊士自俊士而造士由造士而進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不尚虛名不求近效其取之可謂詳矣教之實則學無不篤養之素則德無不周取之詳則不材者無所進自鄉舉里選之道廢而後世教養之方取士之法不可復古矣然漢取士諸科猶云近古至隋一變而為科舉歷代守之天

下學士靡然從風競浮文以勝質侈虛詞以勞心刻氷為工鏤朽為巧根本之學盍亦用心焉哉故以愚見觀經義論策以為取士之一端則可也以為天下教養之格律則不可何則天下之材器局不同資性各異恭慎質實者或短於材華文思新竒者或涉於輕佻操守有餘者智謀之不逮正直過人者材幹之少虧近又觀之北方之學者或長於講說而踈於詞章南方之學者或略於性命而優於文詞長短巧拙固各不齊豈能舉天

下不齊之材而使之盡為文章之士哉措之政事行之事業固不可用無學之人然飾詞於虛夸者非學也又何益於實政且能經義者謂之成效不能經義者謂之不成效愚見不成效者固不少而號為成效者未必盡通經義悉曉古道也朱子曰自隋唐專以文章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正然則何若而舉天下教養之費以循積久之獘而不圖實效也歟成周三物皆非文章孔門四科各因其

材為治如成周為教如孔子亦云可矣今欲使鈍者皆銛質者皆文則是將求勝於三代求過於孔子矣吾未見其能然也朱子之說不得行於當時而積習之弊曾未改於往日故愚見以為宜於當今而垂之永久者莫若漸改隋氏之陋稍復成周之制以三物之教而為四科之設豈不為一代之盛典哉若夫擇師道之賢盡董勸之勤則又在夫上之人焉有二程之教而後有二程之學者有安定之教而後有安定之門人倘曰可以行

之風俗教化或者其有小補云

惜賢才五

賢才之在天地間良不多得也培植之勤而後成成旁求之周而後得相得而後用不相忌而後成功明君知其然故保養賢才如護四體漸摩之薰陶之浹洽之以恩澤鼓舞之以教化董之以躬行之術其培植之可謂勤矣然而不見用焉猶虛器也於是擇而用之而不能得其尤異者則又察之於疇人之內考其言詢其事觀其

進退然後用之求之可謂周矣及其用之也不稱欲焉吾所欲為往往違意而逆心然後又察之不與於事而協于衆情且有功焉其心專一忠愛久著誠賢材也於是歡然相得而後能成功進一賢才如是其難何可不加之意以愛惜之也疎之恐其太逼非任賢之道也疑之恐其太專非任賢之道也聽之惡其太切非任賢之道也一行之或玷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語之弗侔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事之弗當也

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短之者交至恐其媒糵之也毀之者無實恐其擠𢽾之也公道以自恃或仇怨之者至矣正直之不阿或羅織之者至矣故明君住往推誠以待之肝膽相照肺腑洞燭小人自無罅隙之窺瞰君子得以展布其四體矣且天下之小人無窮而天下之賢才有限也今日退一小人明日退一小人退之不已小人自然無幾矣今日去一君子明日去一君子去之不已則君子自然無幾矣小人得志則中材以下可

以為小人者或變而為小人君子得志則中材以下可使為君子者或慕而為君子世道之升降其幾又在此焉然則進退之際可不慎歟譬之種樹者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連抱勤勞非一日之功求用在十年之後高山峻壑萬牛引重千夫助呼致之不易也乃一旦棄之以寸朽聽傭奴惰僕薪之以斧斤曾一念前日之辛勤哉故賢君每思培植之非易自然愛惜之深至

治本十闕五條

任賢一

治天下之先務在於任賢而已使三公得職者天子也使六卿得職者三公也至於使百職得其人者則又在乎六卿之與天官也以一人斷之則可以一人理之則不可故人君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焉夫端表則於六曹之地者非三公乎三公所以賛畫天子以進退天下之賢者也天下之治亂在衆職衆職之得人在天官天官之得人在三公與天子故三公注意於天官天官注

以意於衆職吁知人至難也明有所不照知有所不及以張柬之之知而處武三思不如薛季昶以司馬君實之賢而知王安石不如呂誨則廣覽衆聽又用賢之先務焉故天子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茍衆職弗理咎在六卿六卿非賢責在三公臺諫可得而言之天子可得而察之公論可得而退之天子常擇三公三公常擇六卿六卿常擇衆職大綱舉於上衆目理於下用賢之道得矣

辯邪二

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之辨自古人君之用邪佞未始不以為忠良也其棄忠良未始不以為邪佞也漢武帝明君也以公孫弘為賢相而黜董仲舒之正學宋真宗賢君也以王欽若為厚己而黜寇萊公之梗直彼二君者猶然何況夫唐之德宗不能覺盧杞之姦邪哉故君子之退小人必因君心之明小人之排君子必由君心之惑夫啓君心而使

之明者君子難為功蠱君心而使之惑者小人易為力君子之事君也君心所欲必不順而從恐陷君於非禮也君心所向必不阿而逢恐陷君於非義也其愛民之心常勝故未肯剥民之利以市寵其憂社稷之心常切故不能循君之意以固位其畏名節之心常在故不能竊君之位以苟祿其慮事也周而密其忠愛也實而深不可誘以利不可屈以勢其肯為佞諛以要君也哉内不懷阿附之心外不為諂諛之行自非君之知已其勢

必疎疎故小人之排君子也常易小人之事君則不然常有以窺夫君之心思所以中其欲默揣其機之未發逆料其意之將萌君意所在常先事而迎君心所向輒乗間而入君所惡也則窺察而致毁君所好也則涵顔以為譽意在黷貨則竭民膏血而不顧意在窮兵則危國社稷而不恤意在重刑則怨入骨髓而不問或以色慾或以土木或以封禪或以神仙思中君之欲以惑君心之非以保己之富貴無不為己君心既改政柄在手

於是杜絶言路掩蔽聰明羣小而蝟集一倡而百和其勢必至於殺虐忠良屠害宗支使已之威行而人莫敢議君之勢孤而已日見親又其甚至於人君父子夫婦至近之地其情有不得相通者吁可畏哉故小人一進鮮有能退之者自非人君能辨之於早後將噬臍莫及矣唐玄宗末年天下大亂乃悔曰吾不用張九齡以至於此遣人祭之於曲江夫何益哉漢之恭顯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凶虐令人切齒當是時非無忠良雖剞劂

心膂其如君之不悟何然則生於漢唐宋之後者可以鑒矣

親親三

維持國本莫良於封建維持封建莫良於親親傳曰親親而仁民封建者亦帝王推親親之恩以仁民也上古制治保邦用此道焉故久而不亡其亡非封建之失也失親親之道也夫王者之有天下不敢私之分封子弟使之各保其土以寧其民為之諸侯者亦不敢私之為

天子守其土疆以保其民上下之間如木資枝幹以蔭其本根資本根以榮其枝幹枝幹剪必傷其本本根撥必悴其枝榮悴相係豈得自弊其蔭反戕其本也哉是故伐大木者必先落其旁枝毀人國者必先殄其同類先王知其然於是內外相維首尾相制內之權足以弭外之變外之勢足以戢內之姦彼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有所忌而不敢發長治久安之道莫良於此故曰維持國本莫良於封建也叔伯昆弟自祖宗而視之其始本

一人之身自一身而視之固皆手足股肱也居一家之內合一人之身當使其身之氣脈常相流通或壅而為疣贅或結而為癥瘕滯而為跛躄舒而為痿痺皆其氣脈之不相流通故疾見於身不得為完身是不謹疾之過也昆弟叔父之親彼此常相知不至有猜疑心志常相通不至有間隔恩意常浹洽不至有疎忌則藩籬堅固孰敢趾其垣穴其基而毀我墻壁也歟故保封建莫良於親親也或曰周之衰諸侯相侵伐無寧時天子下

同於列國封建之失如此吁此非封建之失也親親之道不行也危而不知持顛而不知扶上則并禮樂征伐而忘之下則并禮樂征伐而竊之然猶足以久存者枝幹雖强終不足以撥其本根也及秦滅周諸侯莫顧周亡而諸侯隨之本根既撥枝從而亡勢所必至也秦懲此失列而為郡縣楚人一呼而亡秦若反鋤以振朽枝此無枝幹以蔽其本也漢懲秦失大封諸侯王又脛大於腰指大於股之病又失其中道也然有如文帝篤親

親之道吳楚之禍何自而發哉鑒亡秦而制封建懲周
漢而篤親親治天下之道不能易也

愛民四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
甚哉民心乃天下之本國之元氣也本蹶必瘁氣竭必
亡失民者滅得民者昌夫自古有數百年之天下者必
其有數十年愛民之實政深恩厚澤有以固結其心而
不可解焉故後嗣子孫雖不免昏戾而未至於斷喪前

人之澤者其民皆不忍去蓋培養之固根本植立不可得而摇動之也故欲保夫天下者莫先於保其民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又曰可畏非民惧之以刑則愈犯臨之以威則愈慢縶之以法則愈肆愚之而愈智暴之則離遏而不通則潰惟其有可畏此其所以不可下也不下之則所畏可無嘗以周秦之事觀之周積仁日弱而歷年最久者得其民而又得其心也秦積威日强而後世笑之者秦得其民而不得其心也秦用法如雷霆視吏

三族如撥餘燼然然民不畏刑刑卒不可措奸卒不可止是惧之以刑而愈犯也秦皇虎視四方威行天下三十七年可謂極矣然而傭耕之氓敢輟鋤大言而不顧是臨之以威而愈慢也罰及棄灰禁及同室內息法不可謂踈然而挾匕首於殿上奮鉄鎚於沙中者未聞有畏縮之態是繫之以法而愈肆也焚詩書烹學士以愚之而良平之徒其智出乎學士之表愚之何可得欲富其國而取及錙銖一旦四方蜂起遂不可制暴之安可

施以六國之地入秦而六國之民智者無所謀勇者無所施目相視而不敢開其喙則又有心非腹誹之誅於是蓄憤而俱發者若鼓奔濤而決壞堤而秦莫如之何矣過之安可為此秦之所以甚可笑也文武周公之道則不然懷之以德而民莫之犯齊之以禮而民莫之肆坦易平直而民莫之褻開其智使之盡格物窮理之道修齊治平之術節其力使之鰥寡孤獨有養通其情而同其好惡使之有所庇倚是以仁心仁政浹洽周遍民

之歸之如赤子之慕慈母雖絕裾去之亟走而從焉然則有天下者將何所懲懲秦可也將何所法法文武可也夫為國莫先於得民心愛民莫先於行實政實政莫先於用仁賢舉文武周公之道世世守行之未有不長治久安者也

敬天五

人君常存敬天之心則萬幾可理所居之位天之位也不敢怠其位者敬天也內外百辟天之職也不敢曠其

職敬天也四海萬民天之民也不敢下其民者敬天也凡天所敘之典天所秩之禮天所命之事無不順乎天則天意得矣書曰皇天無親克敬維親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夫知天之無親則不敢不敬知天道甚明則不可不敬不敢不敬者畏天也不可不敬者知天也知而畏之則能順乎天順乎天者必得乎民民既得矣天下孰得而動之哉且天者理而已天人相與之際不可以不慎爽於理者拂於天故人事之得失天道恒應焉

況人君者父乎其天母乎其地天之眷君不頃刻而忘猶父母念子不斯須而舍一出往之間而昊天及焉一遊衍之間而昊天在焉蓋天體物而不遺也豈可謂其高遠不吾察而有怠忽之心哉片言苟善天聽伊邇感應之理真猶呼吸之相通者也故聖哲謀肅乂而雨暘寒燠風應焉致中致和而位且育焉此無他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也故人君與一念以敬天其精神常與天地相為流通湯六事以自責而大雨

遂至太戊修先王之政而桑穀為祥此感彼應何其速也由是觀之天人相與之機密矣且湯與太戊豈必有乖政也哉而所值如此者如人子之所行罔有過失而父母猶時震怒以恐懼之者固使之堅定强忍不至有非心也且天意所在多非人之所知如老成之人慮事有非後生少年所識室家雖安寧而思患預防之意常先事而丁寧憂愁衣食之念嘗預期而告報蓋愛子弟之心無所不用其情也子能祇順之則父母底豫矣漢

文帝治平極盛之時而日蝕地震之變不滅苟文帝不能祇順安知無咎徵之應乎惟文帝能祇順故有其象而無其應也唐明皇安史搆亂之極而天變略無蓋天意稍厭絶之矣明皇卒不省悟乃至於亂也故天變之見不必皆有徵而天變之無未必不可懼苟不務修德或專行厭勝之術或故作其事以應是不惟不知天意且欲求咎徵之必應也況一陰之長嘗在陽盛之時而一陽之生嘗在陰極之日人君居極盛之時當思持盈

之不易遇亨嘉之運當思保泰之為難先事而憂則無可憂之事矣思患而防則無可防之患矣慎終如始敬之敬之

泊菴集卷二